

韓國知名作家連年最受歡迎年度最感人小說

LE DÉPART DES OISEAUX

小鸟旅馆

[法] 安德烈·布勒 著

André Bucher

吳靈瑛 譯



LE CABARET DES OISEAUX

小鸟旅馆

[法]安德雷·布歇 著

André Bucher

马雪琨 译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辽宁万卷出版公司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06-2009 第 270 号

© 安德雷·布歇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鸟旅馆/(法)布歇著;马雪琨译. —沈阳:
万卷出版公司, 2009. 10
ISBN 978-7-5470-0340-4

I. 小… II. ①布…②马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
IV. I565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88419 号

Le cabaret des oiseaux, by André Bucher
World Copyright © Editions Sabine Wespieser, 2004

出版发行: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(地址: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:110003)
印刷者: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经销者:全国新华书店
幅面尺寸:141mm×192mm
字 数:100 千字
印 张:5.5 插页:1
出版时间:2009 年 11 月第 1 版
印刷时间: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责任编辑:赵 旭
特约编辑:徐曙蕾
装帧设计:董红红
ISBN 978-7-5470-0340-4
定 价:19.00 元

联系电话:024-23284090
邮购热线:024-23284050
传 真:024-23284448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在生活中，人们只能相信自己，不过，也不要太相信自己。

——阿勒冯斯·阿莱

一株珍奇的植物。
它生长出许多的种子，
是乌鸦和小嘴乌鸦最爱的种子。

现在孤身一人
活着比死了要好
在那里
将监狱背负在肩上
得付出一定的代价
心中一片冰凉

——《出狱之歌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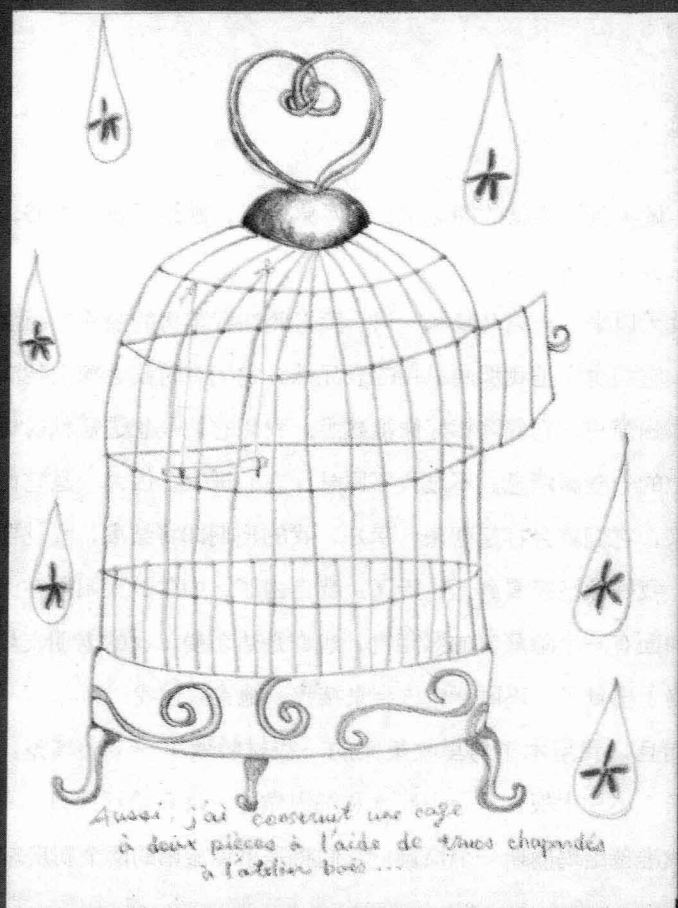
/序言

我出生在1982年。我名叫特里斯唐：故事中的小太阳。我是一个迷路的孩子，被捕入狱，即将满19岁，我好像已经长大成人。我拿我的脑袋担保，很长时间以来，人们一直认为我是一个纯朴，或者说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孩子，只不过我走上了一条错误的人生之路。是的，因为我曾经受到过巨大的精神创伤。在我的母亲白死去之后，因为无法承担心中的苦痛，我的大脑，它把自己简单化了。命运，不声不响地攫住了我。我入狱了：整整十八个月！那个穿着黑色袍子的法官，就像是一个褪去了兽毛的狮子，他在他的座位上吼叫着，是他给我下的判决。不过我获得了减刑。因为我表现良好，我得到了六个月的减刑。我长大了，我的裤子也显得短了，尽管我离开了学校，但是我继续自学着，我专心学习，尽管有的时候我会词不达意。在我的父亲阿莱克斯出意外死后，玛丽斯来到监狱

看我。她来到了监狱的探监室，为了感谢我，她给了我一本书，书中住着各种各样的鸟儿。

几天以来，一只乌鸦和一只小嘴乌鸦在我牢房的窗户外面盘旋飞舞，它们也许是我那两只鸟的表兄妹。它们有时候会撞上朝向院子的那扇窗户。它们互相好像很熟悉。我想它们是想进监狱告诉我世界上的一些新消息。不过我不愿意让它们进来。因为一旦它们被关起来，它们就会打起架来。幸好，我的刑期即将结束，我就要出狱了。我好像已经看到这一天了：我自由了，中午的太阳照在大街上，前面有一个隐蔽着的照相机，也许是热尔曼，我的老朋友！小太阳终于出狱了。玛丽斯应该会来接我，她答应过我。

而且，我用木工房里收集来的一些材料做了一个大鸟笼：是用柳条、小片木板、一点点胶水和细绳做的，准备给那两只小鸟住的。我准备给玛丽斯一个惊喜。它们将是小鸟旅馆的两个新房客。



我用木工房里收集来的一些材料做了一个大鸟笼

第一章

我的记忆，真实的记忆——不是那些人们臆想出来好让自己更有面子的东西——开始于我六岁一个星期天的午后。从那个下午开始，就再也没有人来为我庆祝生日了。

那时候，我是一个喜欢将自己藏匿起来的孩子。我常常在树林里玩。那时我还没有学会驯服乌鸫和小嘴乌鸦。在我们第一幢房子周围，我几乎看不到什么飞鸟，也看不到什么邻居。那是一幢用白石灰粉刷的小农舍，院子里有两棵椴树，农舍位于一条由骡子踏出来的小道的尽头，恰好在悬崖边上。那里冬天寒冷，夏天炎热。

我的父亲阿莱克斯饲养母羊，为的是得到小羊羔。他还种植一些草料、大麦、小麦、燕麦和洋葱，有时候也会种一些土豆。我们有一眼好泉水。我们不富裕，但是我的母亲白什么都会做，尤其是她能够化无为有。我记得那时她经常唱歌，而且父亲喝酒也不多。时不时的，他会和白吵架，白，我美丽的母亲。我的第一个母亲。不久以后邮递员告诉我，事情这样下去不太好。

离我们最近的那个村庄坐落在一个山谷里，距离这里至少六公里。再往前，是加布隆山谷和小城西塞特隆。山下的那些人说我们的石头农舍好像沉睡在世界的尽头。我们对面有一条小路。这条路从梅乌热山谷一直通往加普，直到上阿尔卑斯省。

那天，父亲带着他的狗米洛，出发去西塞特隆城前面一点的圣-文森特-加布隆参加羔羊集市。他开着他的小卡车去的，想买一头母羊回来。他要到傍晚才能回家。

那是一个春天。春天给树林里还在瑟瑟发抖的杨柳戴上了绿叶花冠。

我在院子里玩耍。父亲想明天在院子中央种上一株白桦，就在那两棵椴树之间。他说这件事非常重要。我却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那时，我正在一根树干旁边滚着一些圆圆的扁平石头玩儿，那根树干上布满了青苔，我们拿它当凳子。那株白桦，在它被种到地里之前我就已经看见它在生长了。

随后，桦树消失了，突然地消失了。我看见有两个男人顺着那条从山下通上来的路走来，就是那条通往加普的路。他们四下张望。我有点害怕，就跑到一棵椴树上面藏了起来，那棵最密、最高、最粗的椴树。我看着他们从我前面经过。

现在，我描述着这一些，仿佛回到了十三年前，我看着他们从我眼前走过。个子高的那个，衬衣袖子已经破了，右臂上有一只猫头鹰。那不是真的猫头鹰，那是一个文身。他握着一把手枪。枪是真的，不是玩具。另一个走在后面，个子要矮一些，一瘸一拐的，额头上有颗痣。周围的那种寂静让我感觉到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玩耍，因为风都乖乖闭上了嘴。这两个人有点像从牢笼里逃出来的野兽。他们走到库房边上，库房里停着我们的汽车和拖拉机。他们围着房子绕了一圈，从厨房的窗户往屋里窥视，一直可以看到餐厅。那个瘸腿的家伙回来了，一脸担忧的表情。我又往树梢里挤了挤，屏住呼吸——在这件事之后，我就经常重复这一动作。当我再次喘气的时候，他们进了屋。我数着心跳计算着时间。当我数到六十下时，我听到了叫声，是白——我母亲的声音，一个被人施暴的人的叫声。我得下去，快。我跑到大门口，看见了他们。他们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吃东西。白站在他们旁边，笔直的，脸色苍白……好像是女招待。她摩挲着她的脸颊。我看着这一切，一动不动，我等待着，注视着。他们站了起来，朝餐厅走去。餐厅就在厨房的旁边。

他们把母亲推到沙发上。我想叫喊，但是我的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塞住了一样。于是我开始敲门，使劲敲，越来越用力地敲。我撞开门，进屋后拼命喊叫。那个拿枪的男人转过身来，瞄准了我。白挣脱了躺在沙发上另外一个人的手臂和双腿。她起身抓起挂在墙上的猎枪。沙发上那个家伙说：“当心，她有枪！”

拿枪的男人转过身来，朝母亲开了一枪。她跌倒在地，打翻了一张椅子。她死了，子弹打在了她的脑袋上。

我看着她，我的母亲，跌倒在地上。我就像是一个陀螺，被人抽去了弹簧，停滞了下来，坏掉了，甚至更糟。

忽然，我又能动了，我猛地关上门，逃走了，重新隐藏到树丛里。那两个家伙很快就出现在台阶上，他们仿佛穿墙而出，开始到处搜寻，他们从我躲藏的椴树下经过，却没有发现我。随后他们像疯子一样跳起来，沿着通往村庄的路飞奔而去。我恢复了呼吸，但牙齿不停地打颤。

我在树枝上一直到傍晚。无法哭泣，无法思考，一动也不能动。直到听见小卡车在仓库停车的声音。是我的父亲！他进入我们的房子。好了，轮到你出场了，爸爸。他发出一声困兽般的嚎叫，随即冲了出来，开始叫我：“特里斯唐！特里斯唐！”

一片寂静，树枝将我层层包裹起来。

“特里斯唐！回答我！”

他本该想到椴树的，他知道我经常躲在树上。

但是，他又跑回到小卡车那里，打开车门。狗开始冲着我死去的母亲咆哮起来。车灯照亮了小院子。硫磺色的灯光好像是火山的光芒，又如同日食前的最后一线光亮。父亲呜咽着出发了，驶向山里找我。

我终于离开了我的树，回到了这个惨白的屋子里。我看见母亲白躺在地上，脸色苍白，额头中间有一点红。这一点红渐渐地吞噬了她整张脸。白睁着两只眼睛，一副惊恐的表情，痛苦从她的眼睛流露出来。我浑身颤抖，脑袋里面似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。母亲身上满是血迹，好像池塘的水面上浮起了一片红雾。我阖上她的眼睛，她的手似乎还有些微微的颤动。我重新站了起来，听到父亲回来的声音，我蜷缩在沙发后面。阿莱克斯试图让白重新暖和起来，他抱着她，用力抚摸她的胸部，想让她能活过来，但是被人阖上眼睛的尸体是没有办法重新活过来的。她的时钟已经停止了。我的时钟也是，虽然指针仍在走动，但是我已经无法读出上面的时间了。父亲的时钟呢？我不知道，不，更确切地说我是知道的，我感觉到他的时钟将会越走越坏。只有一件事情是确信无疑的：那株桦树，那株我们准备明天种的桦树……它永远都不会被种下了。

夜幕降临。笼罩着一切。树，我们的房子。最痛苦的事情即将

到来。她在地上躺着，我们得妥善安排她的尸体。父亲在打电话，我听着他描述他没有看到的那一幕悲剧，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在我写作的这一刻，我想到了他。当时他的样子就好像是在梦游，那是一个让他心碎的梦。

随后，突然，来人了。山间亮起了红色、黄色、蓝色和黑色的光芒。那不是萤火虫，也不是什么会发光的小虫，不是，只是一些转动的车灯，照亮了整个丘陵。

现在，我们的屋子里到处都是叫声，搜查把一切搞得乱七八糟。人们来来回回地走动，好像在自己家一样。沉默不语的警察，有的穿着制服，有的便衣装束。法医回答着他们的问题，揭开层层谜团，他简直就是死神的时钟。医护人员坐在救护车里，而我一句话也不说。不，偶尔，回答瓦尔尕警长的几个问题，是还是不是。不管怎么样，他已经什么都知道了。他告诉我们，警察正在追捕两个从加普监狱逃出来的囚犯，他们已经在附近道路沿途设置了路障。他给我看了一些照片，我指认出了其中两个人。瓦尔尕警长紧张起来，好像是一个猎人在为他即将捕捉到的猎物而感到兴奋。他明天还会来，我们还得回答他的问题。我寻思他还要问什么呢。我和父亲阿莱克斯看着母亲睡在担架上，由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抬到了灵车上。她将被送往医院，在那里法医将会从她的尸体上挖掘出更多的信息，因为她本人已经无法叙述事情的经过了。

“我们什么时候能把她下葬呢？”父亲哽咽地问道。

没有人回答。也许这个问题会打乱那些像蚂蚁一样忙碌的人的日程安排。看着他们忙忙碌碌，我感觉到也许“不幸”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，而且“不幸”就是他们的职业。好了，队伍开始前进了，那些车灯——鬼火一般——重新亮了起来。群山好像是睡着了的牛群，没有一个起来看看那前进中的送灵队伍。没有人致敬。只有我的父亲，耷拉着肩臂，烦躁不安。还有我，一动不动地站在树下，失去了思考的能力，门阶前那盏暗黄的灯在院子里划出一片阴影。

第二章

接下来的那天让我大吃一惊。我以为昨天晚上事情就已经结束了，生活会以它自己的时钟节奏继续下去，而时间就像那个钟摆一样，如同在日历某个圈出的日子上画上一个叉。对于我来说，白天的降临就好像是灰色和黑色的云飞散开让出一个白昼一般。而夜晚的到来，则是因为白天累了，红色的太阳在离去之前变成了一个滚动的车轮，从远处透过树叶在我们农舍的墙上撒上它最后一把灼热的钉子。吃完午饭后，我来到空地上，爬上了另一棵椴树。这棵树枝干很粗，树枝伸展开来，树枝的顶端被修剪过，为的是方便采摘